

著生笑天門吳

上海蜃樓

集一第



民國十五年十一月發行  
民國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海上蜃樓（第一集）

△ 定價銀六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有著作權



著者 吳門天笑生  
印刷者 中華書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二七七號

文 明 書 局  
上 海 南 京 路

分 售 處 各 省 中 華 書 局

（四五五五）

敬以此畫供獻於吾存亡愛好之

諸親友

天笑

# 海上蜃樓 第一集目次

- 第一回 迴風落葉負篋枕雲門 波影濤聲倚裝游海島  
第二回 山左述民風蒼茫渡海 滬濱逢學友商略移家  
第三回 憶舊游師門悲暮樹 評艷史擊海悵飛花  
第四回 梨園曲好簫管解閒愁 桃鴟人來燈窗溫舊夢  
第五回 家釀話游蹤淒涼北地 野花悲墮溷吩咐東風  
第六回 瘦書生笑坐村婦輿 癡公子病倒湘妃閣  
第七回 說藝談情歌筵權作樂 因時乘勢報社試論文  
第八回 登壇拜將韓子解圍 索地興師祖生受敵  
第九回 煮繭香中蠶桑開女學 持蟹影裏蟹菊叙朋歡  
第十回 濟濟羣公紅樓夜宴 嬰嬰多士絳帳風清

# 海上蜃樓 第一集

吳門天笑生撰

## 第一回 遷風落葉負篋枕雲門 波影濤聲倚裝遊海島

却說那一年正在深秋一夜的西風把落葉鋪滿了庭除。有個書童喚做犬兒持了一把長柄竹絲掃帚正在那裏掃落葉。口中却自言自語道：「昨夜的風刮得厲害。今天的葉子格外多倒又便宜了。」廚房裏老劉了。我要問他討幾個錢買冰壺盧吃他也不肯。我把落葉不裝在筐子裏讓他自己來挑。正說着只聽屋子裏有咳嗽聲音。犬兒知道主人家起來了便進來伺候。只見他那主人披了一件夾呢袍子站在書桌旁邊看那上海新寄來的報。犬兒道：「老爺今天很冷。外面在刮風要多穿一件衣服。」咧他那主人點點頭說：「那邊紙窗上有個窟窿。停刻兒你把他糊好了還告訴張老爺學生們齋舍裏偷然有窗子不完全沒有糊好紙的。」該教木匠修理。教裱糊匠糊好請他去瞧一瞧。犬兒答應了便

安排主人漱口洗臉。這地方是個什麼所在？那主人是誰？做書的還沒有表明。原來這主人姓祖，號書城，江蘇吳縣人，在十五歲上進個秀才，父親却早沒了。家裏一貧如洗，蘇州地方的讀書人只有一條出路，便是處館。你想一個十五歲的小秀才自己就同小孩子一般，那有人家來請他做西席先生？幸虧祖書城有一位姑丈，姓沈的，頗為器重。他說這孩子根器頗厚，我不能不略略看顧。他這位沈姑丈常常把祖書城叫來教訓一場，說你不要自以爲少年，進了學便目空一切，可知你這點學問就是應用，也還不彀。你要進了學，從此便不用功，那麼進學便害了你咧！你要知道有許多沒有進過學的人，他的文字就比你做得好。我現在有個要好朋友，姓徐的，號丹輔，他是個廩生，做八股文又是好手。我已給你說好了，他知道你景況不好，不要你的束脩，情願每月給你改六篇文章。你倘然高興，弄弄詞章，你儘管做來交給你表兄選青去給你改。就是了。祖書城道得姑丈如此提挈，姪兒感激不盡，但不知何日去拜徐老師。

沈姑丈道：待我揀了日子再通知你罷。過了幾天，沈姑丈陪着祖書城去拜徐丹輔爲師。又把所做的八股文給徐丹輔先生看了一看。徐丹輔先生說：理路是清爽的，就是過於薄弱。這是：一則苦於沒人指點；二則是胸中無物，宜乎多看看書。沈姑丈道：這也難怪他。他那裏有錢買書看呢？徐丹輔先生笑道：但是倒也有一件好處。我這裏有幾個學生做文章專門看刻文，有時還抄上一大段。這刻文是最看不得的。我是深惡而痛疾之。一看刻文做文章的人便性靈汨沒，現在那種洋版書太多，什麼小題文、府大題文、府之類，真是害人不淺。想這位祖世兄，他決不會看刻文罷。沈姑丈道：這個我可以知道。他枯窘，則有之，決不會抄襲舊作，自欺欺人。從此以後，祖書城便跟着徐丹輔學做八股文，偶然做些詞賦，就託他的表兄選青便是。沈姑丈的兒子給他改改，便覺日有進步。到了十七歲的時候，便借了人家半間破大廳，在門前貼上一張紅紙的小字條，寫上幾個字道：『內設經書學塾』。當時來報名的就有十三四人之多。

小的剛剛開蒙。不過六七歲大的就有十四五歲。站起來就比先生高。祖書城居然有教無類。并蓄兼收。計算起來每年也可以收到六七十元。訓蒙養親就此坐擁皋比。做了一個彌猴王。那時物力還沒有如此高貴。倒也足以敷衍度日了。這個開門授徒的生涯過了兩三年。那位沈姑丈又出主意說你不要在家開門授徒了。我有幾個孫子。你來教教他。似乎比較清淨些。不至似每日好像挑了一副賣『叫哥哥』的擔子。叫我是頭腦子都漲開來了。而且徐先生現在也館在桃花塢魏家。你仍可以走從請益。祖書城道甚好。第一個志願就是可與表兄選青朝夕切磋。但是祖書城的教書不十分得人家的歡迎。第一便是對於學生太覺和平。學生都不怕他。第二他現在也有了許多朋友。晚間也要出去望望朋友。疏散人家。便嫌他腳頭太散。在人家處館教小孩子。却帶有一些奶娘性質。教祖書城那裏受得住。這時中國人正鬧着維新變法。大家都嚷着要廢科舉。興學校。一班讀書人心中皇皇不定。祖書城對於訓蒙。

一件事更無心緒。他的表兄沈選青却是個有志之士。無奈身體太弱，從小嬌養慣的他常常和祖書城說不贊成他以訓蒙爲生。恰恰南京那時開了一個高等學堂，沈選青道老弟資質聰穎，年紀也還輕，現在世變日急，我勸你不要當這個處館生涯，你還是想法子進學堂去，缺少資斧我可以帮帮你的忙。祖書城道承蒙吾哥玉成，小弟感激不盡。不過姑丈的意思不知怎樣？沈選青道昨天聽吾父親的口風，他是不願意你出門的，因爲你上有重闈，而且又是個單傳，他是要你在蘇州的。但是蘇州地方發展得出什麼來？這種事情要你老弟自己做主意了。祖書城道我回去和祖母及母親商量去祖書城回去告訴他。祖母及母親祖母說好是好的，不過沈家的館地你終要始終其事。沈姑丈一片熱心，你怎麼在半途中拋撇去了？這未免說不過去。祖書城也覺得不好。可是這南京高等學堂裏他有許多朋友，在內知道他有志入學堂都寫信來招他。這時南京高等學堂的監督喚做簣文典，以名士而爲江蘇候補道，頗能。

禮賢下士。祖書城的朋友，在那位簣公前，大爲遊揚。簣文典便說：請他來就是咯。誰知祖書城把沈家的館事料理清楚，剛要到南京去這個高等學堂已經解散了。簣文典却說：這不妨，事請祖君到我這裏來，我這裏正缺一個文案。好在他也不必要什麼大薪水教他，儘管來便了。祖書城這時到了南京，見過簣文典，甚爲相得，名爲文案。其實一無所事。簣公藏書極富，每天除了和簣公談天之外，不過看看書而已。一年以後，那簣文典在上海辦了一個譯書處，這辦譯書處的動機却是爲着兩個人。一個人姓年，號道鄰；他譯了幾部西文的哲學書；借了簣文典的錢，把稿子抵押在那裏。還有一位葉浩然，譯了許多東文書，一時無力出版，也求助於簣文典。上海這個譯書處成立，簣文典便請祖書城到上海去辦編輯等事。不到兩年，這譯書處便也停辦，歸併於人祖書城。回到蘇州，那時蘇州也已經設了好幾個學堂，只是他那沈姑丈已經故世了。蘇州幾個朋友聽得祖書城回來，又來請他教書。不過這是在學校中教書，不是。

在家庭中教書了。那時友朋中有蘇玄曼徐夢梅等同在蘇州當教員學生中。有藍君武孫伊人等倒也盛極。一時這時祖書城已經娶了一位夫人是周氏。他的丈人峯是位老學究喚作周揖顏。那年新春祖書城到丈人家拜年周揖顏便說正要請問你一件事。昨天龐誦田翁到這裏來說起他的親家趙耕雲先生現爲山東青州府知府。那山東青州府中學校要請一位校長龐誦翁指名的要請你去教我來問你。你若答應了他便打電報去。因爲距開學期近不能再耽擱了。祖書城道要是當個教員那還可以敷衍校長是獨當一面的。只怕才力不及周揖顏道聽說那邊程度不甚高橫豎龐誦翁你也認得的。你明天自己去談談罷。祖書城道也好到了明天祖書城還沒有起身說是有位大儒巷的龐老爺來拜年了。祖書城連忙起來龐誦田道昨天和令岳所說的舍親趙耕翁要借重大才想已達到的了。那邊急得很昨天又打了一個電報來。我已推薦閣下覆電打過去了想書城兄一定能俯允罷。祖書城道校長的事。

## 第一回 迴風落葉負篋枕雲門 波影濤聲倚裝遊海島

小姪恐才力不及因此未敢擔任龐誦田道你放心罷那邊的程度別說上海比我們蘇州還差得遠咧在兩年以前你祖老太太及老太太在堂守着父母在不遠游的古訓兄弟也未敢多嘴此刻你老兄出門遠游想也沒有妨礙了祖書城道那倒不生問題就只怕才力上吃得住嗎龐誦田道這是一定不必顧慮的事當時龐誦田極力勸駕祖書城本來性質好游也就答應了那青州中學堂本有一位西文教習姓杜的也是蘇人便結伴同行到了上海便搭了德國公司船先到青島上岸然後乘了膠濟火車徑來青州那青州府知府趙耕雲也是蘇州人兩榜出身外放到這裏爲人忠厚謙和他向祖書城道兄弟對於教育上事完全是个外行這青州在山東也算是個文風稱盛之區那個中學堂在前任也已經辦了兄弟接手以後也不會加以整理所以請書城兄位趙耕雲絕無官氣還是一位老先生本色這事就好辦得多明天趙耕雲到

了中學堂把一百二十個學生齊集在講堂上一場訓話說現在已經請了一位祖先生來當校長你們一切要聽校長的訓誨。祖書城對於學生們也說了些謙遜勉勵的話。學生們見那校長年紀很輕說些四不像的官話便有一點藐視而懷疑的態度。待趙知府去了便開了個教職員會覺得這個學堂還沒有成個學堂格式咧當時便定了一種表面上先改革的方法來原來北方的禮節比南方爲隆重學生見了師長定要屈膝請安。祖書城自到了那中學堂偶然從自己的屋子裏出來學生見了都屈膝請安其勢又不能不還他一禮。祖書城道這個請安我就要廢除他便出了一個訓條說今後學生見師長概不請安僅施立正禮。新來學生對於師長亦無須叩謁但鞠躬一揖這個訓條出去了別處學堂裏也都免去請安了。祖書城第一天進來的時候就瞧見那個講堂上朝南擺着一只桌子一個紅布桌圍綠布飄簷桌上還有籤筒筆架。祖書城錯認走到了衙門裏來後來問問那位學監張先生他說山東的官學。

堂都是如此。這裏是府大人常常要來的官場。總喜歡紅顏色。所以那紅桌圍是不可少的。祖書城道從明日起把紅桌圍除去。籤筒筆架撤掉。把教員的桌子坐東朝西。學生的桌椅坐西面東。所有紅門帘等等。一概除去。府大人說什麼話。由我承當那位學監只得唯唯答應了。自去改換。心中却總覺得這位新校長多事更張。不知一天一天的要換多少新花樣。咧祖書城把課程表一看。也覺得有許多可笑之處。除了英文算學從南邊請來的教員教授大致不差。外其餘都是七顛八倒。有一課謂之點讀綱鑑。每學生給與綱鑑一部。每天敎習學生上課堂各點綱鑑兩點鐘。這還是前任知府傳下來的遺規。一直到了如今大家覺得這很有益。處祖書城也把他毅然改了點綱鑑的國文先生便不高興鬧着要辭職。後來終究也沒有辭。從此一項一項的改善了許多。居然慢慢兒像個學堂來了。却說那個中學堂本來是個書院改的。這個書院喚做雲門書院。便在雲門山的脚下院子裏有好幾棵合抱不攏的大樹松陰匝地。

柏影參天風來時常作狂吼齋舍之前倒也階草芊綿庭花歷落讀書習靜却是一個好地方那祖書城在青州辦了兩年學堂第一年倒還順手第二年却就有許多障礙來了那年的春天忽然省裏來了一封電報說是後天撫憲到青島沿膠濟鐵路的文武屬員都要到車站上迎送凡是本地有中學校以上的學校者學生也要排隊在車站上迎候青州是個府城省裏也知道有個中學校這電報是撫台衙門裏一位幕僚打出來的當時趙知府接到這個電報便派一位文案老夫子到學堂裏相商那位文案姓王號鴻年他道這件事太尊請書翁做主不過依兄弟的鄙見別府別縣的學生都到車站上迎接中丞單單青州府的學生不去似乎面子上有些下不過去只是後天又要曠一天課了祖書城道曠一天課是小事不過辦學堂不是爲敷衍面子當學生的也不是專爲迎送官場之具今天撫台過境了要去迎接明天藩台過境了也要去迎接那學生一天到晚不必上課了鴻翁瞧太尊的意思一定要學生去車

站。迎候的隨便派一個人來帶領學生們前去。兄弟實不敢奉命。王鴻年道。太尊是並沒有說一定要派學生到車站去。他還說一切請書翁主政剛纔的話是兄弟亂道。既然如此。兄弟便把書翁的意思轉達。太尊便了祖書城道官場的事。兄弟不大明瞭。倘然非去不可。兄弟也決不阻擋。不過兄弟是不去的。也不願意把接官的事向學生們說去。王鴻年道。兄弟知道了。當將尊意轉達。太尊便上轎而去。到了府衙門。將此事說明。趙耕雲道。既是校長不願意。只索罷了。派誰去率領這班學生呢。本來這封電報也是幕府裏打出來的。並不是正式公文。祖校長的話也理直氣壯。不去就不去了。到了後天。撫台過境。青州府中。學堂的學生竟沒有人在車站上迎接。後來聽說省裏對於趙知府很不滿意。祖書城自己覺得這事太剛。一點見了趙耕雲。很有些抱歉。趙耕雲却說這是應該的。書城兄的意思並不差。這時候那位舊撫台周馥生升了兩江總督。却換了一位楊驥侯來做山東撫台。那楊驥侯却和這位趙耕雲是兒女親家。

前清官場規矩是要迴避的。趙耕雲這時調任湖北襄陽府去了，換了一位太尊來，却是姓譚。這位老先生一上任，祖書城覺得就不好對付了。趙耕雲臨走時，却也囑託譚知府說：中學堂校長祖先生最好是挽留他到底，一面物色人材，免得學堂裏無人主持。可是第一件事就碰了一個頂子。那位新知府譚太守第一天到學校裏來，就要謁聖。無奈學堂裏是沒有禮堂的。他老先生一定要拜孔子，祖書城無奈只得把大講堂上的桌椅命校役搬去，設了一個臨時禮堂。他老先生是四品黃堂翎頂補褂的，坐在應接室裏，却要召集了全學堂的教習學生陪着他。一同三跪九叩首的謁聖，可憐祖書城那時正丁着祖母的艱，連大帽子也沒有一頂。這位譚太守要逼着他和全校教員學生陪着他。一同叩拜。他心裏先滿肚皮不願意，因想他第一次來就給他衝突，耐一耐罷。恰巧這教員裏頭有一位教英文的何先生和一位教理化的白先生都是教徒，他們殺脫了頭也不願意來拜孔夫子。譚太守宛同點名一般，開出一張。